

Schilf
Juli Zeh

物理属于
相爱的人

[德] 尤丽·策——著 唐薇——译



这是一场愚蠢的恶作剧，
是由一个特别危险的天才所想出来的。
这是伟大的爱，是对多重世界的解释，是巧合，
是地球上最残酷罪犯的最佳杰作，
残酷到我们根本不愿意去相信。

欧洲最令人振奋的小说界新星

德国戏剧节「激进青春戏剧节」观众票选奖

全球「O国热切期待，盛赞之作」

Schilf

Juli Zeh

物理属于
相爱的人

[德] 尤丽·策——著 唐薇——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6277

Juli Zeh
SCHILF

据 Audio VeHag Der GmbH 2007 年版
译出/Copyright © Juli Zeh 2007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99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 2010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理属于相爱的人/(德)策著;唐薇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90-5

I. ①物… II. ①策… ②唐…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5066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关惠文
特约策划:陶媛媛
装帧设计:颜 禾

物理属于相爱的人

[德]尤丽·策 著 唐 薇 译 魏育青 秦文汶 朱丹结 张玉婷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90-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很少有人能掌握这门艺术，
畏惧真正应该畏惧之事。

目 录

序 幕 001

第一章 奥斯卡 003

第二章 罪行 051

第三章 谋杀的绝佳时机 076

第四章 探长 117

第五章 故事并未结束 170

第六章 证人再度登场 226

第七章 杀手现形 300

尾 声 357

序 幕

我们都没听见,但有人看见,有人一直在场。

一名总探长忧心忡忡,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桩案子。他热爱时间物理学,不相信所谓巧合。

一个男孩即将被绑架。

一位医生在干他分外的事。

一个男人死了,物理学天才们在争吵,探员们在热恋。

结局出乎总探长的意料——但又似乎的确如此。人类的无数念头组成了乐谱,成就诡异的生命乐章。

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

第一章 奥斯卡

1

来自西南的航线上,从五百米高空往下看,弗莱堡就像黑森林的褶子中一个流苏状的亮斑,它躺在那儿,好像从天而降,一直溅到邻近的山脚下。比尔辛山、绍因斯兰山和菲尔德山、三座大山团团相围,俯瞰着中间的城市。假如按照山的纪年法来推算,这座城市六分钟前才诞生,却摆出一副亘古长存的派头,躺在古老的河边。河的名字也稀奇古怪:三人河——三人共同孤独。^①

只要绍因斯兰山冷漠地耸耸肩,数百个自行车骑手、缆车乘客和捕蝶人就会死于非命;如果菲尔德山因为无聊而转过身去,那么整个地区的末日就会来临。这些山阴沉地盯着弗莱堡大街上发生的一切,害得那里的人都在及时行乐。每天,山林都会派一大群鸟儿飞进城,报告新鲜见闻是它们的使命。

① 河的原名为 Dreisam, drei 意为“三”,Sam 则是“孤独”(einsam)的一部分。

狭窄的小巷里,曲径通幽之处,土黄和暗红两种颜色昭示依然残留的中世纪风貌。无数老虎窗坐落在陡峭的屋顶上,如果房屋的主人没有在上面安置竖直向上的钉子,那儿原本是鸟儿们理想的栖息地。一片轻云飘然掠过,遮蔽了洒在房屋外墙上的明媚阳光。里奥珀尔德大街上,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在买冰淇淋,她的分发线笔直得就像贯穿整座城市的大道。

从这儿,鸟儿们拍几下翅膀就能飞到索菲·德·拉·劳赫大街。那条大街绿意盎然,几乎形成了独立的气候带。徐徐清风不时吹过,栗子树的树梢簌簌作响。这些树比栽种它们的城市建筑师多活了一个世纪,长得比预期的更高大。它们舒展枝叶,如纤指抚摸阳台;巨根盘错,拱起石子铺成的路面,钻过手艺溪的界墙,那条小溪紧贴着墙根。邦妮和克莱德^①嘎嘎叫着拨水逆流而上,公的是褐脑袋,母的是绿脑袋,它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折回,然后顺流漂下,从河面赶超每一个行人,瞄着人行道乞求食物。

索菲·德·拉·劳赫大街散发出如此宜人的气息,即便不相干的旁观者也会认为,热爱世界的第一步,就是应该在这儿长住。手艺溪的溪水打湿了界墙,边上的房子都敞开大门,通往人行道

① 邦妮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是一九六七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电影《鸳鸯大盗》中的男女主人公。该片改编自美国著名刑案:鸳鸯大盗持械抢银行,男主角由华伦·比提饰演,女主角由费·唐娜薇饰演。此处戏称溪水中的两只鸭子。

的小桥像舌头一样从张开的嘴里伸了出来。毫无疑问，这排房子中最漂亮的是七号，墙刷得粉白，搭配俭朴的石膏花饰，紫藤花如瀑布般从房子前面垂泻而下。一盏老式路灯睡眠惺忪地值着夜班，常春藤就像一件大披肩，里面传出麻雀的吵闹声。再过一个小时，就会有一辆计程车从拐角处转过弯，在这儿停下。后座的乘客会将墨镜稍稍抬起，点一些零钱放在司机手里。他下车时会仰起头看看三楼的窗户，现在就已经有两只鸽子在那窗台上急急忙忙地挪着脚步了，它们不时地相互鞠躬，偶尔起飞时会向屋子里张望。每月第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塞巴斯蒂安、美可和里昂都知道，窗外飞来飞去的鸽探不会放松对他们的密切盯梢——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其中一扇窗户里，塞巴斯蒂安正坐在工作室的地板上，低着头，盘着腿，周围都是碎纸屑和剪刀，好像正在忙着做圣诞节星星的手工活儿。里昂蹲在旁边，像他的父亲一样，金发白肤，即使从姿势来看，也是一个袖珍版的塞巴斯蒂安。他正看着一张红纸，纸上有一条镭射印表机画出来的锯齿形曲线，看上去像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图。当塞巴斯蒂安拿起剪刀时，里昂向他竖起一根手指，警告道：

“小心点，你在发抖！”

“我在努力不发抖，你这捣蛋鬼！”塞巴斯蒂安说道。看见里

昂把眼睛瞪得老大，他又立刻后悔自己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塞巴斯蒂安正焦虑不安。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他总是很焦虑，而且总是找借口，认为是由于这一天过得太糟糕。此刻也不例外。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任何琐事都会败坏他的心情，今天是他三人河边的见闻扫了他的兴。教了一上午的课，中午他到那儿休息时碰见一伙人，他们站在离马路较远的地方，围着一个低矮的沙堆。一开始，他没看出来他们在做什么。沙堆中伸出一根纤弱的枝条，要用木棍和橡皮带在它周围做成支撑装置撑住，这根枝条才能站直。三个园丁模样的人倚着铁锹，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干瘦男人登上沙堆，一个小女孩黏着他，他开始郑重其事地发表演说。年度之树。黑苹果。爱家乡，爱自然，爱世界万物……几个上了年纪的女士围成半圆形，默默地站在那儿。然后，他们开始挖地，象征性地撒了一铲沙，小女孩用铁皮桶浇了点水，大家鼓掌。塞巴斯蒂安情不自禁地想起奥斯卡，如果他看见这个情景，一定会说：瞧！一群瞧行哺乳动物在那里膜拜他们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塞巴斯蒂安一定会笑起来，他觉得自己跟那棵年度之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根弱小的枝条插在过大的支撑装置中。但他不会这么说出来。

“你知道什么是年度之树吗？”他问儿子。儿子摇摇头，眼睛盯着剪刀，它躺在父亲手里不动了。“年度之树根本是胡扯，”塞

巴斯蒂安补充道，“是最最荒唐的胡闹。”

“今天奥斯卡要来，是不是？”

“当然，”塞巴斯蒂安开始剪起纸张来，“为什么问这个？”

“只要奥斯卡来，你说话总是怪怪的，而且，”里昂指指手工活儿，“你还把工作带回家。”

“你不是喜欢称曲线的重量吗？”塞巴斯蒂安恼火地问道。

十岁的里昂已经聪明到对这样的问题不作回答。父亲做物理实验时，他当然喜欢帮忙，他知道锯齿形曲线描述的是辐射检测结果，尽管他不能解释“辐射检测”是什么意思，却知道把平面剪出来后，称出它的重量就能确定它的面积，从而算出曲线的整数积分。他也知道，父亲所在学院里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根本不需要手工忙活，到了星期一，有的是时间做这个。现在做，主要是陪里昂玩，并让塞巴斯蒂安在这个星期五的黄昏有事可做，获得心灵的安宁。但是，用来裁剪细小锯齿和缺口所需要的砧板和利刀都被美可拿到厨房里去用了。

每一次，当美可为奥斯卡的到来准备菜肴的时候，所有的用具都归她一个人用。她每回一大早就报告准备试做什么新式菜肴，塞巴斯蒂安总在想：为什么这个聚会对她这么重要？里昂对这位日内瓦大物理学家崇拜得过了头，照理说只会让她不悦。而且奥斯卡对她除了刻薄讥讽，也很少有什么其他的表示。尽管如

此，十年前定下这个聚餐传统的人是她，至今仍然坚持这个传统的人也是她。塞巴斯蒂安猜想，她在有意无意地努力将什么东西引入正轨，她想让什么事情明明白白地发生在眼前，免得它在隐蔽的地方成了气候，失了控。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对妻子那不动声色的执拗，塞巴斯蒂安心里暗暗佩服。他星期五来吗？她习惯这么问，而他则习惯点头作答。

曲线的中间部分剪起来比较简单，到了末尾又复杂起来。当剪刀克服了最后的障碍、锯齿形的剩余部分落到地上之后，里昂两手托着曲线剪纸欢呼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拈起这个杰作的边缘，率先跑进厨房，去看看秤是不是空着。

美可穿着白色连衣裙，好像准备今晚再举行一次婚礼似的。她站在料理台前，正在切倔头倔脑的莴苣。她光着脚，心不在焉地用右脚脚趾挠了挠左腿小腿肚上被蚊子叮咬的包。窗户敞开着，夏日的空气飘然而入，里面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味道——滚烫的沥青、流水，以及在高空与燕子嬉戏的清风。在浓浓的光晕中，美可比任何时候都更像那种让男人喜欢拉上马、然后一起迎着夕阳驰骋的女人。她很标致，经得起一看再看。她的皮肤比塞巴斯蒂安还要白，嘴巴不是太端正，这使她笑起来显得若有所思。她在城里经营一家小小的现代艺术画廊，生意很不错，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她的俏模样。对那些艺术家来说，她是老板，有时也是模特儿。美可的审美观更像是一种信仰——她待在布置得毫无温情的房间里会很难受；一只玻璃杯要是没有灯光下翻来覆去地检查过，她是绝不会把它放到桌上去的。

塞巴斯蒂安从后面走近她时，她伸出湿润的手。她的腋窝刚剃过腋毛，他的手指轻柔地顺着她的椎骨逐渐而上，从臀部一直抚摩到脖子。

“你冷吗？”美可问道，“你在发抖。”

“除了我的神经系统之外，你们还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塞巴斯蒂安喊起来，有意提高了嗓门。

“会，”美可说，“还有红酒。”

塞巴斯蒂安吻了一下她的后脑勺，他们两个都知道，奥斯卡肯定看过《明镜周刊》上的那篇文章。美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对这两个男人之间旷日持久的专业辩论，她并不想深入理解具体内容，但是她了解整个过程。奥斯卡进攻的时候，声音轻得让人感到很危险。而塞巴斯蒂安防守的时候，眼睛眨得比平时更快，而且双臂下垂。

“我买了一瓶布鲁奈罗，”她说，“他会喜欢的。”

塞巴斯蒂安伸手去拿那个大肚子玻璃瓶，一个红色的亮光从美可胸前划过，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神射手从窗外射中了她，然

后滑向水果、橡实，滑向地面。塞巴斯蒂安抑制住给自己倒一杯的欲望，转向里昂，他正站在秤前等着。他们脸贴着脸看着读数。

“太棒了，小教授，”塞巴斯蒂安把儿子搂在怀里，“有什么发现吗？”

“‘大自然正如我们的计算’。”里昂瞟了他母亲一眼，说道。她的刀剁在木板上，发出单调的节奏声。她不喜欢他背诵别人说过的现成句子来自我炫耀。

把曲线剪纸拿回工作室之前，塞巴斯蒂安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美可一会儿将会对他说，她会让他无后顾之忧。她喜欢说这句话，让人想起一场名为“日常生活”的斗争。一个又一个的黄昏，她都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她其实并不属于那种好斗的类型。认识塞巴斯蒂安之前，她是个地道的梦想家。每当夜间在大街小巷漫步穿梭时，她总是梦想着能进入每一所亮着灯的屋子里，心驰神往地浇灌人家的盆栽植物，为人家铺好晚餐餐桌，抚摩陌生孩子的脑袋。每一个男人都是她假想中的爱人，她按照对方的眼睛颜色和身材，想象着如果在他身边，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是疯狂的，也可能是规规矩矩的；可能是艺术生活，也可能是政治生活。在闲逛中，美可对于所有的地方和人都倾注了漫无边际的想象力，直至她遇见塞巴斯蒂安。自从在弗莱堡的约瑟夫皇帝大街上（塞巴斯蒂安总说是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他们的

初次见面因此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她和他各执一词)与他邂逅的那一刻起,现实从气态凝成了固态。他们一见钟情,所以别无选择,无限可能性被压缩成此时此地。美可的生活中出现了塞巴斯蒂安——用他的话说——这意味着量子力学波函数的崩溃。从此以后,美可就开始表现得像一个贤妻良母,她很喜欢这个职务,不放过任何机会。

“一会儿你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她说着,抬起胳膊,撩开前额的一缕头发,“我会让你……”

“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说,“谢谢。”

她笑起来,露出了臼齿间的口香糖,孩子般的眼睛和浅色的头发使她魅力十足,令人倾倒。

“奥斯卡到底什么时候来?”里昂不满地嘀咕道。

在父母彼此对视的时候,他不耐烦地盯着桌上洋葱片儿和蒜瓣儿组成的花纹。缺乏教养正好可以培养创造力,所以美可对他听之任之。

真奇怪,奥斯卡想,所有人的组成成分都是一样的,那个把肾上腺素送进他的血管、令他轻微兴奋的肾上腺,在那个娇小玲珑的亚洲女人的神经系统中同样存在。她长着一张小野洋子那样的面孔,正在向乘客分发咖啡和夹心面包。她的指甲、头发、牙齿和所有乘客的指甲、头发、牙齿都是同样材料。倒咖啡的时候,肌腱牵动她的手指,而他那在小钱包里翻寻零钱的手指也是由同样的肌腱牵动。甚至,她手掌上的掌纹图案也跟他的很相似,尽管他把零钱放到她手里时避免了一切直接接触。

把杯子递给他时,女人久久地注视着他。火车驶过岔道时,咖啡差点儿泼到他的裤子上。奥斯卡接过杯子,眼睛看着地面,避开她告别时奉上的灿烂笑容。如果将他和她联系起来的只是相似的手掌纹,如果他们分享的只是碳、氢和氧,那倒也罢了,可是他们的共同点还在不断深入,直至质子、中子和电子,他和她都是由它们组成的,甚至连支撑他手肘的桌子和温暖他手指的咖啡杯也是由它们组成的。这个事实把奥斯卡变成了物质世界中一个被任意裁剪的部分,他本人即包含一切存在的物质,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它们。他知道,在粒子的巨大旋流中,他的个人界限已